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一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奘

摩伽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河大林中有
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
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香象子居北山
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
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
林迷路彷徨往来悲號慟哭象子聞
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
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
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狩是
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臂墮落若
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象子
以歸象子既已維縶多時而不食水
草典廄者以聞王遂親問之象子曰
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
甘食王愍其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
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
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

四佛坐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

枉是外道入定發惡願處昔有外道
賓頭盧子者志逸煙霞身遁草澤於
此法林栖神匿迹旣具五神通得第
一有定摩揭陁王特深宗敬每至中
時請就宮食賓頭盧子凌虛履空徃
来無替摩揭陁王候時瞻望亦旣至
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
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愼令
儀旣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陁王告
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尒冝悉
心愼終其事後賓頭盧仙循所宗敬
時至来飯如我所奉勅誡旣已便即
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
捧而置座賓頭盧子旣觸女人起欲
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
中心愧耻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
定怡神凌虛徃来略無暇景國人顧
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爲務
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
履地而徃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
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競灑
掃衢路百千万衆佇望来儀賓頭盧
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

馳外境棲林則烏鳥嚶鳴臨池乃魚 [illegible]
鼈諠聲情散心乱失神廢定乃生忿
恚即發悪願願我當来為暴悪獸狸
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
各廣千五百里捿林殺諸羽族入流
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
須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
天壽八万劫如来記之天壽畢已當
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悪道未
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
屈吒播陀山唐言雞足亦謂窶盧播陀
山唐言尊足高巒陗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
谿澗喬林羅谷岡岑嶺嶂繁草被巖
峻起三峯傍挺絶崿氣將天接形與
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
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
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
来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
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衆生求無
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
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
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

以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
者若比丘比丘尼鄔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
蒲塞又曰優波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
又曰優婆夷皆訛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
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猒
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
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罡山峯險阻
崖徑榛薄乃以錫扣剖之如割山徑
既開逐路而進盤紆曲折迴互斜通
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
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峯斂覆
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
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
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
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
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礼敬已畢身昇虛空
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
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
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
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
山峯崖崇峻巘崿隱嶙巖間石室佛
嘗降止傍有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

栴檀塗飾如来今其石上餘香郁烈
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
覩見時作沙弥之形入里乞食隱顯
靈奇之迹羌難以述佛陁伐那山空
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移結反)瑟知林
(唐言杖林)林竹脩簳被山滿谷其先有婆
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
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
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
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
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
妙法

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
(唐言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尚夷簡
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內外
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
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
長者豪右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
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躭讀不倦
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
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
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

域記第九 第六張

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
揔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
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
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礼誦晏
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
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
（唐言億）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
窣堵波而揔置中咸修供養請諸僧
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照
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
其水甚熱在昔如来化出此水於中
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
皆来就浴沉痾宿疹無不除差其傍
則有窣堵波如来經行之處也杖林
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
石窣堵波昔如来兩三月為諸人天
於此說法時頻毗娑羅王欲来聽法
乃跡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
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
棲隱於此鑿崖為室餘趾尚存傳教
門人遺風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

西域記九　[illegible]張　[illegible]　也

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蘇羅皆訛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顧侍命侶十有四人約與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行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恍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填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

上茅宮城摩揭陁國之正中古先君

[illegible]

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
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
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
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趾周三十
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
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
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
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
象於此馴伏而前伏
醉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
濕婆恃比丘說法證果之處初舍
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
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
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
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
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
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
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
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
馬勝謂曰尒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
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
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

有非亞華用金繩准佛與佛乃能究
盡豈伊愚昧所能詳識因為須說稱
讚此法舍利子國已便獲果證舍利子
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
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
處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
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
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
滿中縱火積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
飲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
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
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
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憂懼如來
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
門閫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花彌滿
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
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
妙法勝密聞已謝咎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
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為佛建說
法堂周其壖垣種植花果餘趾蘖株
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
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illegible] 第九[illegible]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羅
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陽
孤摽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
相暎濃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
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毗娑羅王為
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
谷淩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
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
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
人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
狹臨崖西埵有塼精舍高廣奇製東
闢其戶如来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
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来經行所履也傍
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
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
有窣堵波在昔如来於此說法花經

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来在昔
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
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
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
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

無措如来愍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
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
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
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
尚存
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
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
枯涸無水墟坎猶存
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来
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
傍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摸可
察北山頂有窣堵波是如来望摩揭
陁城於此七日說法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
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温泉今者
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煖未盡温也
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
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
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温熱泉
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
首或作石筩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
池諸方異域咸来此浴浴者宿疾多
差温泉左右諸窣堵波及精舍基址

鎮於此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滯仁智攸居隱淪之士盖亦多矣

温泉西有畀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比丘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乱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慕風忘其災禍近有比丘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比丘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言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句日之後穴出少女謂比丘曰尊者淼不守戒為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比丘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諠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慈悲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自護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

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摧焉懼喪棄
身命沒之幸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
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
示願尊者勿誦神呪比丘於是修定
如初安靜無言
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
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
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
察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
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采狀血染
傍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自害證果
之處昔有比丘勤勵心身屏居修定
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
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
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
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
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
記功
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昔
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
一比丘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
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

来至其[illegible]精舍也為彼說法而成之旨
竹林園至山靈臺下待佛而告行云
待此比丘遥覲聖衆身色勇猛瑩崖
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
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則昇
虚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勅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
今有精舍石基甎室東闢其戶如来
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
今作如来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
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
道及見如来聞法淨信追昔竹園居
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
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
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
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
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
請佛如来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
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略也之所建也如来
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
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
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

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西域記卷第九　第十三張　奚　[illegible]*

未生怨王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陁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陁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在此與九百九十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樹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比丘更相賀

曰如来已滅我曹要樂若有所犯誰
能詞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
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化礼訖
而去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
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
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
揵稚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
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揵稚聲中傳迦
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
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来
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
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得羣居不成
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
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
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人
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
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来多歷
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
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
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
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
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
已疲怠便欲偃寐未及伏枕遂證羅

漢徑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
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
命從鑰隙入礼僧已畢退而復坐是
時安居初十五日也
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
持如来稱讚集素呾纜舊曰修多羅訛也藏優
波釐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毗奈耶
舊曰毗那耶訛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
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
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
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
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
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
集之衆而来至此更相謂曰如来在世
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
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
畢萃復集素呾纜藏毗奈耶藏阿毗
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為五藏而
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

元軒

池如來在昔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
[illegible]
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
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
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
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
作爲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姞利呬城
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
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
頻毗娑羅王都在上宮城也編戶之
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罹災防
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
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
何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
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
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
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
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
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
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
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
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
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

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
邏偵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
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
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
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
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
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
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
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
西北有窣堵波珠底色迦（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也）
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
說法及度羅怙羅從此北行三十餘
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猒）僧伽藍聞之耆舊
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
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
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
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時
美其德號施無猒由是伽藍因以為
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
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
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

西域記第九 第十張

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日)
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
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
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
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逾千
載而弥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
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覺護)
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
伽藍呾他揭多毱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
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
(唐言幼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
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
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万里雲集衆
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
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
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
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来赴會問
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
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
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
怏怏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最上
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自述
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

[illegible]

年悉為父故此伽藍猶有斷制遂至
之子伐闍羅錫嗣位之後信心貞固
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
於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
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
剞劂誠壯觀也帝日王大伽藍者今
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
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
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
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
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
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
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
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
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
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
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
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
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頹
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
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
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
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

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比丘見佛處昔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便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比丘者甚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鑪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

披在昔如来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
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有大精舍高
二百餘尺如来在昔於此四月說諸
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
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
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
國法俗咸来供養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
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
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
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来於此七
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
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
功雖未畢然其圖量十丈而後成之
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
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
胄王之所作也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甎精舍中
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
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鄰境國王大
臣豪族賫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
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
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

西域記卷第九 第十張

商估熱渴遍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
地曰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轅築地地
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
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
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
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
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
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
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
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
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
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
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
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
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
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淨修梵
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
變戒品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
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
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
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

毗婆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
千比丘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
志慕法染衣前後羽從入王舍城時
帝釋天王變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
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虛空離
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
陁國頻毗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
門長者居士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
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娑羅王迎佛
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
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
者舍利子本生故里井今尚在傍有
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
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
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
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
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
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
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
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
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
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
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

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
與役持伽羅子決珊闍耶外道而修
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
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得甘露必同
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
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
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
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
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
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
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
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
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
頂礼願從佛出家世尊曰善來
比丘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
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
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同難承佛告
寂滅期便轉相謂各懷悲感舍利子
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
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
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
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
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

夫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
[illegible]
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
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
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拘胝吉唐言億）
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
至因陁羅勢羅窶訶山（唐言帝釋窟）其山
巖谷杳冥花林蓊鬱嶺有兩峯岌
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
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
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
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
礼敬者莫不肅然驚懼山巖上有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
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
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
炬常為照燭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
窣堵波謂亘娑（唐言鴈）昔此伽藍習
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
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
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鴈飛翔戲

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
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鳩逝飛當其
僧前投身自殞於並見已具白衆僧
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
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
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言此鳩書識
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
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鳩旌其
下焉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
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鴿)伽藍僧徒二百
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
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
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
薄福恒為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
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
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
汝應溫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
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
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
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
因名所建為鴿伽藍

[illegible]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
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緣
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之工正
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
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
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
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
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
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
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摩揭
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
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
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
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
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山觀自在菩
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
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
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
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
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
行七十餘里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
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雕飾東南不
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

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落般
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
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
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
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